

後漢書集解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後漢書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帝王紀曰春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

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

更始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

客家有酒請游微飲賓客醉歌言朝亭兩都尉游微後來用調羹味游微大怒縛捶數百

聖公避吏於平林吏

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

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苳而食之

爾雅曰苳鳧苳

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苳音胡了反鳧苳續漢書作苳

集解胡三省曰苳與爭字此脫東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

同晉王沈釋時論關苳

勇敢於賢諍叶韻平聲惠棟曰諍爭字通見唐扶頌

遂推爲渠帥

集解惠棟曰孔眾數百人安國云渠大也

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其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

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

離鄉置大城中卽其義也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集解

萬承蒼曰離鄉乃聚名若南陽之夕陽聚南郡之藍口聚丹陽聚皆

是也郡國志於南新市侯國下注案本傳有離鄉聚綠林山則離

鄉聚與綠林均爲地名可知章懷注非惠棟曰李吉甫云山在荆

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歐陽志云卽當陽長坂也曹操追劉

備而張飛數月間人七八千人集解先謙曰官本上人地皇二年

拒之於此王莽荊州牧某史闕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

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大破牧軍殺數千人

西北集解先謙曰今漢陽府沔陽州西北復遮擊之鈎牧車屏泥刺

盡獲輜重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劉效曰案馬謂之騂人

謂之參乘只合用參字惠棟曰春秋宣二遂攻拔竟陵縣名屬江

年傳使其騂乘謂之曰云云不必改作參安陸郡屬江夏郡今

在今郢州長壽縣南集解先安陸郡屬江夏郡今

謙曰今德安府天門縣西北安陸郡屬江夏郡今

日官本注上郡作縣是今德安府之安陸雲多略婦女還入綠林

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

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

鮪張印等

續漢書印作印集解通鑑考異云司馬彪續漢書印作印袁宏後漢紀作斤皆誤宜從范史史史炤釋文曰印音

魚央

反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

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集

平林人陳牧廖湛

廖音力弔反集解先謙曰平林鄉在

今隨州東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呂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爲

其軍安集掾

欲其安集軍眾故權以爲官名

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

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
號聖公爲更始將軍眾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

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清水出宏農盧氏縣攻難山東

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

陳兵大會更始卽帝位南面立

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

始元年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眾庶來降十餘萬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於伯升漢兵

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而朱鮪等立壇城南清水上詣伯升呂植通禮經爲謁者將立聖公爲天子議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爲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尚可稱天子何謂不可於是諸將起與聖公至於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於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爲更始元年

悉拜置諸將曰族父良爲國三老

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

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

集解胡三省曰匡鳳皆位上公而加定國成國美號也九卿將軍職爲九卿各帶將

軍之號仍王莽之制也

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

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目光祿勳劉賜爲

大司徒

集解胡三省曰賜與更始同祖蒼梧太守利

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

集解

通鑑考異曰王莽傳作劉聖胡三省曰王子侯表鍾武侯度長沙定王之孫成帝元延二年侯則紹封其後不見或者望乃則之子歟鍾武在義陽郡界水經注師水過義陽郡城東逕鍾武故城南鍾武縣名屬江夏郡零陵亦有鍾武非此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旣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爲天子曰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尊守洛

陽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諡曰爲姓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章廣漢梓潼人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考異曰袁紀作袁

章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

李松攻武關集解胡三省曰李松通之從弟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

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曰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風俗通曰

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太液池中臺也爲水所漸潤故以爲名集解惠棟曰論衡云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

至漸臺血流沒趾前書云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

行治禮見吳問殺主所在日室中西北陬間就識斬莽首持詣王

憲東觀記云杜虞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收璽綬傳首

傳詣宛封滑侯孫恂云公賓複姓左傳魯有公賓庚收璽綬傳首

口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

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

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袁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

劉信集解胡三省曰信大司徒賜兄顯之子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

遂北都洛陽曰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

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集解先

觀記云關中咸想望天子更始遂西發雒陽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

馬皆死續漢書曰馬禍也時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

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

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曰次

列庭中更始羞恚首刮席不敢視作顏色變也俛俯也集解惠

云言羞恚而俯首至於坐席劉子元云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

報仇避難綠林名曰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

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談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

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所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

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

省久吏各驚相視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更始愧恚李松與棘陽

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曰爲高祖約非劉氏不

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

爲燕王劉欽爲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劉信爲汝陰王集解

胡三省曰社春陵康侯敞之子大宗也慶敞之弟嘉敞之弟子欽更始之叔父後遂立王匡爲比陽王王

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

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

尙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

城縣南也集解先謙曰今汝寧府西平縣西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陽王水衡大將軍

成丹爲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國集解先謙曰今階州文縣西北

驃騎大將軍宋佻爲潁陰王集解惠棟曰光武紀及通鑑皆作宗佻尹尊爲鄆王唯

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爲左大司馬劉

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集解惠棟曰通鑑云朱鮪劉賜

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領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召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

其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

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

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

夫人尤嗜酒每侍宴集解先謙曰官本宴作飲東觀記同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

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也趙萌專權威福自

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

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趙萌以私事梓侍中侍中日陛下救我更始言

大司馬縱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梓才骨反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

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更始在長安官

爵多羣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備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三輔舊事

云更始遣將軍李松攻王莽屠兒賣餅者皆從之屠兒杜虞手殺莽故其時所授官爵皆屠沽之輩也多著繡面衣

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舊錄諸于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

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爲赤眉所殺也。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

尉爛羊頭關內侯

公羊傳曰炊亨爲養。集解惠棟曰張超諳青衣賦云或於馬廄廚門竈下何休公羊註曰炊烹

者曰養王幼學云養去聲前書

視寬爲弟子都養注云養造食軍帥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

劉牧曰案是時多置軍師鄧禹傳亦作軍師將軍此當作師

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

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

春秋漢含章曰三公在天爲三台九

卿爲北斗故三公象五嶽九卿下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下作法

是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八引謝承書台宿作垣宿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

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旣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

俊因才授爵呂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尙書顯官皆出庸

伍資亭長賊捕之用

漢法十里一亭亭上一長捕賊揀專捕盜賊也集解劉牧曰注捕賊揀案前書合作賊捕

揀先謙曰官本注上作置是

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呂所

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

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梁惠王曰以若所爲求若海內望此

有曰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曰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

傷錦所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

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重

乎未嘗操刀而使惟割旣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也詩絕

大雅曰濟濟多也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

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

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

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集解胡三省曰姓諸云弓魯大夫叔

弓情子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爲漢主今皆云劉

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

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縣也集解先謙曰聚黨數千人望爲丞相

林爲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

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

赤眉戰於務鄉

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

縱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卽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澧州湖城縣之間集解王補曰其務通鑑注作其地是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爲

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鄆華陰間旦暮且

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卬自富轉攻所在東

歸南陽收宛王等兵

集解先謙曰謂劉賜時蓋在南陽

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

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卬爲然其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

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

擲卬拒之

擲音子侯反續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擲城卽此也

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

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卬立秋日貍腹時共劫更始

前書音義曰貍獸以立秋

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
為贖其俗語曰贖臘社伏驅音丑于反贖音婁集解惠棟曰袁宏
紀申屠建等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劫之也先謙曰此
時赤眉未至光武初起亦不在張卬等意計中欲更始讓位何人
袁紀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曰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

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惟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
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

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且將

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

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卽斬之集解錢大昕曰鄧禹傳言

等皆詣宗廣降則丹未嘗斬也二傳必有一誤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

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

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

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

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卽開

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

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

內有長安厨官俗名之爲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

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

謝城更始卽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棻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

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棻從獄中出參城

出街中逢京兆尹解暉呼解君載我我更始之忠臣也卽帝敗我弟又爲赤眉所立暉使後車載之前行見定陶王劉祉解其械言帝在渭中船上右輔都尉嚴本

本或作平或作丕集解惠棟曰前書有陽陵嚴本

恐失更

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而實囚之

集解王補曰光武紀九月赤眉入長

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詔封更始爲淮陽王吏民有敢賊害者罪同大逆此東都一代君臣大義瞭然之本也范史既著其事於紀中而此傳並不及非略也紀傳體異此史法之所係也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

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棻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

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

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魯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曰爲慮集解胡

卬等攻更始恐其得位而禍及己故深以爲慮也

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

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

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爲穀孰侯鯉爲壽光侯求後徙封咸

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

襄邑卽春秋襄牛地也今爲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

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徙封菓解錢大昕曰灌澤當爲漢澤先謙曰襄邑今歸德府睢州西二里殺熟在歸德府商邱縣東南壽光今青州府縣漢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巡卒子姚嗣集解王補曰劉氏史

通編次篇云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臣節不虧
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
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跡傳位先不畱夫東觀乘筆容或詔於
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又稱謂篇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
臣雖得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元爲目不刪其慢
乎補案劉氏所說與張衡路合實爲通鑑綱目二書之先導故鄙
見亦以立傳爲未安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

也史記曰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
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

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漢起驅輕點烏合之眾輕點謂輕銳築點也烏
合如烏鳥之羣合也不當天

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擄及擄與
鹿同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頽

顛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爲權首鮮或不

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
無爲權首將受其咎陳項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興縣廢築縣先諫曰前志式泰山
縣續志分置濟北皆無式而有成或由形近

致譌成在今寧陽縣北式究不知何在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高帝孫
朱虛侯也祖父憲元帝

時封爲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爲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

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

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

呂母子名育爲游徼犯罪也集解先謙曰海曲當作海西辨詳前志然此字誤久今沂州府日照縣西十里

呂母怨宰

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猛音於賁反力可猛虎言其勇也今爲猛字猛與猛相類也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

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今東海有呂母固卽舊集之所也樂史云呂母固在東海縣北三十七里巨平山

南嶺上高二里呂母還海中保此以爲固遂

眾至數千呂母自稱

號呂母固先謙曰呂母固在今日照縣南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

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

集解先謙曰官本何作可義並通

遂

斬之以其首祭子豕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

東

記曰樊崇字細君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及東觀記皆云天鳳

五年事前書曰赤眉力子都樊崇等先謙曰今沂州府莒州治

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徂徠山亦曰

自號尤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

殊三老

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

東觀記曰逢音屬安字少子東莞人

也徐宣字驕穉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集解劉效曰案逢

字從奔音麗字自從奔非借逢爲麗音此傳內皆誤先謙曰官本

作逢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

不誤

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

國集解先謙曰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五十里

侯田況大破之

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

至太山留屯南城

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爲名也初崇

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既寢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

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

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集解劉放曰案三老從

或鄉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者爲稱呼故有

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爲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爲卒史又案

前書言盜賊竄稱巨人今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

此爲臣人亦誤也當作巨

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曰相識別集解惠棟曰集

記也別由是號曰赤眉集解王補曰通鑑此下有匡丹合將銳士

異也赤眉不逢太師太師集解王補曰通鑑此下有匡丹合將銳士

師尚可更始殺我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無鹽

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集解先廉丹戰死王匡走集解惠棟曰

謙曰今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匡進擊之廉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

校董憲等數萬人在梁郡王匡進擊之廉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

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綬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

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

攻之乃解去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入百十八引袁山時呂母病死

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王

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爲大尹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

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卽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旣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

兵入潁川分其眾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

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今汝

州梁縣也集解先謙曰今汝州東汝水南擊殺河南太守赤眉眾雖數戰勝而疲敝厭

兵厭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眾東向必散不如西攻

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

象曰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齊星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集解先謙曰武關今商州東一百八十五里陸渾關

今河南府嵩縣北舊志七十里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

剋勝眾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

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

集解胡三省曰齊巫齊國之巫

鼓舞祠城陽景王曰

求福助

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爲立祠焉益子承其後故軍中祠之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漢時城陽國人以劉章有

功於漢爲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放效濟南尤盛

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

賊

縣官謂天子也

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

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

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已久不如立宗

室挾義誅伐曰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曰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

今華州縣集解先謙曰今同州府華州北

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

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益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

掠益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尙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

降更始卽封爲式侯曰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益子

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

集解劉攽曰案吏當爲史說並見上惠棟曰袁山松書作仲卿

下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

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呂兩空札置笥中

札簡也

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

王補

曰陛下卽階下非誤也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呂年次探札盆子

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

赭汗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赭汗面赤而流汗惶懼之意

見眾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

盆子卽齧折弃之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齧折以口嚼齧以手屈折

復還依俠卿俠卿爲

制絳單衣半頭赤幘

幘巾所以覆髮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卽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

以爲名董仲舒繁露曰曰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

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卽半頭幘之製也集解惠棟曰

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卽半頭幘之製也集解惠棟曰

晉張儉直綦履

其文曰爲飾也乘軒車大馬赤屏泥

油屏泥絳檐絡

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

從牧兒遨崇雖起勇力而爲眾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

能通易經遂其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

大司馬自楊音曰下皆爲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

和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入長安城更

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讜呼讜譁也讜音火完反拔劍

擊柱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赤眉諸將自言欲爲某王欲得某官爭言號呼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

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劫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

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

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古者

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以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請其書已名也各各

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

臣之禮反更殺亂肴亦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肴作殺是兒戲尙不如此皆可格殺

相拒而殺之曰格

更相辯鬪而兵眾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

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

獨與中黃門共臥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

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門掘庭中蘆菴根

爾雅曰葵蘆菴音步北反

菴字或作菴

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尙

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

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享祭天之樂者也

見盆子叩頭言飢

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

集解先謙曰御覽四百八十六引袁山松書米人數斗作粟數升

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棻見赤眉眾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

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

劉棻先曰諸君共立棻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肴餼日甚誠

不足已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

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棻復固請或曰此寧式候事耶

劉棻爲式

侯言眾立天子非恭所預

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

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

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

無所離死

離避也

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嗑唏

唏與歔同

崇等及

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

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曰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

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

且滿得二十餘日

集解王補曰袁紀通鑑並作後二十餘日是

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

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

車甲兵馬最爲猛盛眾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

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

蓋左右駢駕三馬

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

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

集解先謙曰來載傳伐山開道從番須回

中徑至洛陽東觀記作自安民縣之陽城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
山道至洛陽是陽城乃安民縣地與番須相近而檢覈地志與番
須近者無安民縣名疑有誤字番須在安定郡或
是安定郡之安定縣而譌為安民耳存俟再考
逢大雪坑谷皆

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賊所

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為札長尺廣

為玉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一寸作二寸故赤眉得多行姪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

安遣兵擊之於郁夷郁夷縣屬右扶風也集解先謙曰今鳳翔府隴州西反為所敗禹乃出

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時漢中

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曰逢安精兵

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橐街

中三輔舊事曰長安城中橐街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

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

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執

可大破也岑卽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

十餘萬

集解先謙曰御覽三百四十一引袁山松書云蘇茂與寶同降拔幟之計茂亦預焉

逢安與數千人

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黃金一斤易豆五斗

城郭皆空

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

二月乃引而東歸眾尙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

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

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

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

湖縣故城在今虢州湖城縣西

南集解先謙曰今陝州閿鄉縣東四十里

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

異破之於峭底

此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峭底卽峭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

帝聞乃自將幸宜

陽盛兵召邀其走路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光武作飛空箭以攻赤眉

赤眉忽遇大軍驚震

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

集解惠棟曰宜陽城東南北三面峭絕劉盆子降光武處歐陽忞云曰盆

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旨待之帝曰待汝曰不死耳樊崇乃將盆

子及丞相徐宣曰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

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

今洛州福昌縣東鄆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

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集解王補曰劉氏史通盆子既亡奔甲信

多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蓋言之甚也抑亦太誓血流漂杵之徒

與補案劉說最當孟氏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先謙曰宜

陽注見光武紀帝令縣尉賜食眾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日大陳

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

釋名曰

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

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

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

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眾耳今日得降猶去

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

佼者也

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音古巧反佼好貌也詩曰佼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

反言佼佼者見傭之人稍爲勝也集解惠棟曰又曰諸卿大爲無

水經注佼佼作噉噉先謙曰官本注見作凡是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窰

汙音奴弔反集解先謙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

集解劉敞曰案文當云攻城破邑

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

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

降自曰爲功諸卿獨完全曰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

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

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

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益子賞賜甚厚曰爲趙王郎中

集解胡三省曰趙王良帝叔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曰爲列

父也以盆子爲其國郎中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

方物貢獻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紹運故

曰均 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假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聞知借我中

與風雲之便

始順歸厯終然崩分赤眉阻亂也

阻恃

盆子探符雖盜皇器

皇器猶神器謂天位也

乃食均輸

列傳第十一終

後漢書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十一校補

劉玄傳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

張增曰王常傳卬與王常

成丹皆爲下江兵與紀異

號聖公爲更始將軍

案更始將軍王莽嘗以甄豐廉丹爲之見前書莽傳此與立國將軍等號皆莽所新增聖

公初起用其職名及立爲天子卽用爲年號苟且無識仍是盜賊行耳宜其不終也

東海人公賓就注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

見左氏哀公八年傳

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陽王

錢大昭曰光武紀馮異耿純傳並作舞陰王今案官本此亦作舞陰袁紀

作武陰武蓋亦舞之誤

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注陰平縣屬廣漢國

案前漢陰平國屬東海郡後漢改縣屬同

今兗州府嶧縣西南三十里是也又前漢陰平道屬廣漢郡後漢分屬廣漢國則今階州文縣西是矣注據陰平道言雖亦可言縣但屬前漢言不當言國屬後漢言當云屬國亦不當僅言國耳

或有膳夫庖人

沈銘彝曰庖人前書東方朔傳作胞人今案前書百官表敘亦作胞人禮祭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

也則从肉當爲正字然前書顏注均云胞與庖通又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伊尹釋文本又作庖則此作庖人亦非誤

譬猶緣木求魚注孟子對梁惠王曰集解周壽昌曰注梁惠當作

齊宣案官本梁惠作齊宣

與赤眉戰於務鄉注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

漢志弘農有務鄉錢大昭曰說文務卷耳也務毒艸也注引字林以爲毒草則其字當从艸案據注音莫

老反仍務音故後省爲務斷非藝之誤乃字林誤解耳

巡卒子姚嗣集解王補曰至故鄙見亦以立傳爲未安錢大昕曰

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先武勢不能安雖受更始

官爵亦由漢高之於義帝耳更始前無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

人以成事繼遂失道而破亡史家惡莽之篡竊地皇而紀更始

之年固爲得之若欲列諸本紀則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

於中興令主之上哉范氏登之傳首篇中稱字而不名準以史法最爲得中劉氏以兄終弟及例之未免假不於倫矣今案班氏前書律麻志首名更始爲帝袁氏後漢紀尤極論更始得成爲君張衡劉知幾難所見略同實已各有本但光武旣不廢更始年號班志自不得不思光武兄弟本自首義其先已非有藉之號已立爲道未盡不思光武兄弟本自首義其先已非有藉

於更始宛城拔昆陽勝然後更始稍有憑藉反忌伯升而般之
是更始名爲光武族兄而固不反兵之仇矣道徇河北未嘗校
之以軍努力信都乃得因而再起則其後亦非有藉於更始其
問受更始命皆非得已王夫之嘗論之故既破王郎卽不受
徵罷兵此東漢得失之幾也況更始之立由羣盜無異王郎盆
子王郎雖滅赤眉已西攻長安公孫述復躍馬稱帝更始號令
且不能行於一城之內矣光武不自立無以新天下之耳目漢
豈能復與哉然使更始終不降赤眉雖失地被擒而死猶可說
也抑既請降於盆子爲侯爲王尙何兄弟及之有昔高帝起
沛名爲應陳涉爲漢王則立由項羽馬遷入陳涉世家入項羽
本紀及班氏斷代爲史皆指諸列傳早有前例光武紀之用更
始紀年亦猶高紀之用秦紀年取便隸事耳餘詳張衡傳集解

劉盆子傳般人當死又何請乎集解先謙曰官本何作可義並通

謹案袁紀作何與此同

崇同郡人逢安注東觀記曰逢音龐集解劉攽曰案逢字從夆至

先謙曰官本作逢不誤謹案官本作逢乃校刻時所改若監本本從夆不誤則劉氏不必刊矣

屬右校卒吏劉俠卿集解劉攽曰案吏當爲史說並見上案赤眉稱號最

尊者三老次從事次卒吏袁紀所述亦同劉氏上云當改爲卒史說甚稿確但謂三老從事卒史皆是漢小吏名則頗嫌無別

此石校卒吏通鑑已改爲卒史劉氏與修通鑑得用已說胡注
謂漢注卒史百石九卿寺及諸郡及軍行部校皆有之則亦考
之未詳夫赤眉以三老爲尊所云從事漢則自高帝以來唯縣
吏固也秦時有郡三老見本書王景傳漢則自高帝以來唯縣
鄉置三老鄉三老介在亭長尚夫之間明前續百官表志誠
小吏矣從事則白司隸校尉都官從事以下卒史則自廷尉文
學卒史以下前書載王尊由郡決曹史從事必刺史始能擇其
引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從事必刺史始能擇其
重可知兒寬由博士掌故六百石故蘇林於文學卒史注曰六石
署曹漢博士掌故皆六百石故蘇林於文學卒史注曰六石
舊郡皆有自非無本臣環乃引漢注謂卒史秩百石顏注是之
不知卒史固有序載武帝時有五經百石卒史大行卒史嘗爲二
卒史矣儒林傳序載武帝時有五經百石卒史大行卒史嘗爲二
史至元帝好儒始於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大行卒史嘗爲二
則其他不皆百石也況武帝時所選補其原秩有比二百石卒
上者亦必無反補百石卒史之理也又錢遂守勃海上遺使者
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史記滑稽傳作文學卒史王勃海上遺使者
與太守俱可悟公府諸曹掾卽以卒史署兒寬之不得署由見
謂不習事王生卽文學卒史之署議曹者耳前漢公府所辟掾
史經上言者比古元士其秩率由比二百石至比四百石見漢
舊注尤不應概以百石卒史當之諸何尹翁歸張敞均皆爲郡
太守卒史可以類推就令如胡注軍行部校皆有卒史何至與
三老皆爲小吏故劉說失在無別胡引臣瓚說斷卿寺諸郡卒
史皆百石失在考之未詳也唯續志百官五劉注引漢官載河

南尹買吏於諸縣有秩諸屬吏外有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
是鄉各一人故多至二百數十此則與三老同爲小吏者今各
本注史仍譌吏然百石卒史置自元帝有儒林傳序可證斷不
容作吏又王常傳注引東觀記上稱江夏卒史此史字各本
不誤是劉說終
精確不易矣

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注肴亦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作

殺是

謹案官本注作殺取與正文應也然觀下文肴亂日甚正
文本作肴知此處正文作殺乃繙刻之誤注蓋本不誤也

幽閉殿門

官本門
作內

王劉張李彭廬列傳第二

後漢書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常曰爲河北有

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邯鄲

王郎爲成帝子云云林蓋字胡子也先謙曰據下云林等愈動好

疑惑則林不知子與是詐此詐者別一人然則胡子非林字也奇數術任俠於趙魏間多逆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

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王莽傳曰時男子與郎緣是詐

稱眞子輿云母故成帝詭者嘗下殿卒偃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

曰乃解遂隻身就佗趙后欲害之趙飛僞易它人子曰故得全東

記曰宮婢生子正輿年十二策解劉攽曰案上下文識命者郎中

李曼卿

識命謂知天命也。集解蘇與曰：識命者謂郎與命者郎中李曼卿相識命者即推星命人之稱猶卜人稱曰者相人

稱相者耳

王補曰：蘇說是舊注迂回益郎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其所識亦從其類耳

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

丹陽楚所封也。在今歸州秭歸縣東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也。作地是

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

趙呂須天時也

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

謀規共立郎會人問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

子輿呂觀眾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

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

故趙王之宮也

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

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

刺史郡太守曰

集解劉敞曰：案文多下一曰字凡有曰字皆史臣所加詔不自言曰也

朕孝成皇帝

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呂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

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集解萬承蒼曰：案上文已言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此知命者即曼卿也。先謙曰：案東觀記不言曼卿所據

解形河濱削迹趙魏

解形猶脫身也

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

各異也

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

士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爲其先驅

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故春陵近衛山故曰南嶽

諸劉也

朕仰觀天文乃興於斯曰今月壬辰卽位趙宮休氣熏蒸應

時獲雨蓋聞爲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

號諸興義兵咸曰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在太守

亟與功臣詣行在所

天子所在曰行在所

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觀

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也

負恃也

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

過半矣

疲傷也

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耶曰百姓思漢旣多

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曰從人望於是趙國曰北遼東曰西皆從

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

集解蘇與曰光武紀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

南走信都

走趣也音子豆反

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曰爲守柏人不如定

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

剋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眾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

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積漢書滿作滿

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

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

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者乎集解王補曰成方遂王之明皆以妖

亂傳不疑用經訓斷疑聲重漢室方遂比以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王之明之獄黃得功劉良佐力爲申訟後世猶有疑其枉者可歎

也王郎假附成帝遺體僭竊尊號罪在不赦光武於杜威持節請

降之頃斥之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者乎所謂

折以大義則亂萌立絕也大哉王言當機立斷不假計較不須廷

議天豈神武之聰爲萬世人紀立極後有際斯變者得其說而存

之彈亂誅妖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願猶念也集

孰大於是見劉盆子傳袁紀作一威曰邯鄲雖鄙井力固守尙曠日月終不

立爲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

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豪之女為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

先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呂弟

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郡豪傑集

先謙曰官本無郡字監本同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

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

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集解惠棟曰胡氏案姓譜云春秋絞國即佼也後改從人漢有佼彊王幼學云絞

古巧反字或作狡案春秋隱十年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昌邑於後漢屬山陽章懷於蓋延傳注亦言春秋時宋之

西防城非無據也先謙曰漢有防東縣今濟甯州金鄉縣西南故城是也西防城在縣西其南即單縣境本春秋時宋防邑地後謂

之西防城後漢置防東縣在西防之東故取名焉章懷以西防為縣非也是時東海人董憲集解惠棟

憲字儵卿東海胸人父為人所殺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

憲聚客報怨眾稍多遂攻屬縣

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其連兵遂專據東方

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

伐永初陳畱人蘇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

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

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曰茂爲大司馬淮陽王

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

謝曰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

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茂建

逆擊大破之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

爲齊王董憲爲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

建率眾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反音

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鄴今亳州縣也

集解先謙曰今歸德府諸將追急永於慶吾斬永首降封吾爲列

永城縣西南鄆縣鄉

侯蘇茂周建奔垂惠

集解惠棟曰袁山松郡國志云山桑縣有垂惠聚

其立永子紆爲梁

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

於垂惠

集解洪頊煊曰光武紀王梁傳俱作偏將軍王霸王霸傳光武卽位拜爲偏將軍並將滅宮傅俊兵而以宮俊爲騎

都尉四年秋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此騎都尉王霸蓋涉宮俊而說

蘇茂將五校兵救之

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

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

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

叛遂襲破蓋延

集解王補曰此與蓋延傳皆言萌襲破延與東觀記異注見延傳

引兵與董憲連

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

桃鄉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也集解惠棟曰任城有桃聚萌所據也

前漢屬東平故萌自號東平王前志泰山有桃鄉縣非此

龐萌

集解先謙曰官本提行監本同案前標總目無龐萌汲古本是

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己爲冀州牧將兵屬尙書令

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萌與世祖謝躬俱平郡鄭萌謂躬曰劉公

不可信也躬以告世祖世祖喻而安之及上誅謝躬而萌率眾
降上奪其眾謂萌曰前在邯鄲知之何速耶萌曰知之久矣

武卽位呂爲侍中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已託六尺

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解見明紀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

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呂爲延譖己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萌與延爭權懼

延譖己遂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
勒兵反也

呂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集解王補曰光武嘗以社稷臣許龐萌及萌反叛自

將討之其與諸將書首輒自任失人失言之咎不稍諱飾所謂慨
廓大度同符高祖帝王自有真也後世帝鑒無怙先後相違史並

載之徒見其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
自戾而已

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使茂彊助萌合兵

三萬急圍桃城集解惠棟曰桃城卽桃鄉也東郡燕縣有桃城非此帝時幸蒙集解先謙曰今歸德府

邱縣聞之乃雷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

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桃城告急上將輕騎二千步兵數萬晨夜至亢父百官疲倦請可且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也去

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

曰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眾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

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眾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

乃率眾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奔輜重逃奔

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新陽縣屬東海

郡集解先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

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

州承縣北承音時諱反集解先謙曰官本帝至蕃蕃音皮去憲所

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曰待其敝

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眾皆

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佼彊將其眾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

緡山緡縣名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緡山即其縣之山也數日

集解先謙曰緡即郿也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

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剡城

集解先謙曰剡談官本作

鄉是下同在今沂州府郯城縣西三十里故縣社

吳漢等復攻拔剡憲與龐萌走保胸

名

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故胸城秦始皇立石以爲東閭門卽此地也

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

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胸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

贛榆

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音貢

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

下胸城進盡獲其妻子

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一進字

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

子皆已得矣

爲吳漢所得也

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問道

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

方與音防預集解先謙曰在今沂州府魚臺縣北

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爲列侯黔陵爲關內侯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下爲字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眾數千轉攻傍縣

下數城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閔爲琅邪太守

步拒之不得進闕爲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

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呂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

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

之乃理兵於劇

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

呂弟弘爲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

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

諸郡皆下之步拓地濼廣

濼漸也

兵甲日盛王闕懼其眾散乃詣步

相見欲誘呂義方步大陳兵引闕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

乎闕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闕攻賊耳何謂甚邪

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呂上賓之禮令闕掌郡

事

關通也

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爲東萊

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爲齊王步卽殺隆而受永命是

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

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王閔諫曰梁王
目奉本朝之故是曰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眾心且齊
人多詐

汲黯曰公孫弘之詞

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問帝將攻之曰其將

費邑爲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
步曰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眾攻弇於臨淄步兵大
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濤

今青州北海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萊州府濰縣西南三十里

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曰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
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謂張步既已求救

於我

步曰負負無可言者

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負負猶言負罪負罪帝

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
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
王閔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蘭

集解先謙曰蘭誤官

藍本作

欲招其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閔者王

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伴臣董賢爲大司

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召璽綬付賢曰無妄召與人

時國無嗣主內外恒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卽帶劍至宣德後閔輔

黃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閔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異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

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召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

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閔乃出

爲東郡太守

集解錢大昕曰莽傳有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閔卽其人也壽良本東郡屬縣故史家依本名書之不用莽

所改名也然莽雖分壽良爲郡仍改東郡爲治亭未嘗卽以壽良

爲東郡則史所書未核矣諸傳中如和成卒正導江卒正朔調連

率沂平太尹之類皆用莽所改名史何以變其例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

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集解洪亮吉曰案許縣獻帝徙都後始改許昌前漢安得有此名此史誤王莽

時爲廬江屬令

王莽每郡置屬令職如都尉

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眾十餘萬

攻掠郡縣莽曰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

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

擁九城眾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

圍舒廬江舒縣解先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

也宋帛產之後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

也見韓非子也餘黨滄于臨等猶聚眾數千人屯潯山攻殺安風令潯山安豐皆

郡潯縣故城今壽州也集解劉敞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皆屬廬江郡

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王會汾曰郡國志安風安豐皆屬廬江郡

安風爲侯國而安豐則縣也傳言殺令似當從注作安豐先謙曰

潯山山名非縣也注誤寰宇記山在懷甯縣西北二十里高三千

七百丈周二百五十里有三峯天柱山潯山皖山也潯縣在今揚

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安豐在今潯州府霍邱縣西南

州牧歐陽歆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眾爲從事白歆

請得喻降臨曉喻其意而降之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光武遣

司空李通率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反眾於是自

請以恩信
獎喻降之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潞山人其生爲立祠

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

飯

飯音扶遠反

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

害

集解洪頤煊曰前書何武傳莽陰誅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偉卽宏也

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

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

莽傳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此文不具少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

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

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卽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

抵歸也

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謂幽并也承制得專拜二千石

已下鴻至薊自寵漢竝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卽拜寵偏將軍行漁

陽太守事漢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也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順義縣西南

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自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

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眾多疑惑欲從之吳

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

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曰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

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

狐奴縣名屬漁陽郡集解先
諫曰今順天府順義縣東北

與上谷軍合

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

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

負其功意望甚高也

負恃

光武接之不能滿曰此懷不平

不能滿其
意故心不

也

平光武知之曰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遣

寵曰所服劔又倚曰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問握手交歡竝坐

今旣不然所曰失望浮因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

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

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爲少
府王莽篡位時爲更始將軍

及莽篡位後

豐意不平卒曰誅死光武大笑曰爲不至於此及卽位吳漢王梁

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當

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

集解胡三省曰爾猶言如此也袁宏紀載寵語曰今但若是陛下忘我耶

是

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已質穀也

貿易積珍寶

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

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

枉狀已之

也狀固求同徵帝不許益已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

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

眾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

寵止不應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畱子后蘭卿遂發兵反

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

又自已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輒

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

集解先謙曰潞

今順天府通州
雍奴今武清縣

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

集解胡三省曰遣吏來使故曰使吏

營相去百里其執豈可得相及比若還

若汝也

北軍必敗矣寵果盛

兵臨河已拒隆

集解惠棟曰河潞河也在城西三十里鄒元云今遺壁故壘存焉

又別發輕騎三

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

平上谷數縣遣使召美女縉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

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召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

豪桀皆與交質連衡

交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壅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

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

東觀記曰夢藏祖冠

橫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

橫踰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

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質如字正誤云質當音致

故不信之使

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

便坐之室非正室也

蒼頭子密

等三人

集解惠棟曰秦呼民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

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

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敕收縛奴婢各置一處

東觀記曰妻

文多一命字敕卽効下之書下文自有命字

又曰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

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

奴乃掉其妻頭擊其頰

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

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己也

於是兩奴

將妻入取寶物畱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已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

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

寵所裝之被馬六匹

葉解胡三省曰加馬以鞍勒曰被馬

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

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

出勿稽畱之

稽停也

書成卽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

曰詣闕封爲不義侯

葉解王補曰權德輿云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

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

可侯漢爵爲不足勘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先謙曰東觀記云詔討寵者封侯朝廷以

明旦閣門不開官

奴殺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密爲不義侯

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日子

后蘭卿爲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

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

南集解先謙曰漢三水縣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

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爲武帝皇后生

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

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

卿孫卿生文伯常曰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

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曰西更始敗三

水豪桀共計議曰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爲上將軍西

平王

欲平定西方故以爲號

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子曰

集解惠棟曰是時匈奴單

子乃呼韓邪單子之子呼都而尸道單子也名與匈奴本與漢約爲兄弟

高祖時與匈奴約爲兄弟

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爲發兵擁護世世稱臣

呼韓邪單于降

漢入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

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

使匈奴王將數千騎迎芳

句音古侯反策解惠棟曰東觀記屬國胡數千騎在參贊芳從之自稱西平王

會匈奴林王將兵來降參贊胡芳因隨入匈奴也

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

爲漢帝已程爲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

集解

胡三省曰姓諾隨侯之後又杜伯之玄孫爲晉大夫食采於隨曰隨會

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

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

塞屬五原郡因以爲名

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爲帝五年李興閔

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

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集解先

謙曰漢五原郡治九原縣在今大同府大同縣西北大河外今馬喇特旗東南境

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

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將軍賈覽將

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興將數百騎攻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

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

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

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輿已爲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
坐知千里也王補曰按馮異傳異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莫難日逐
王破芳後曰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

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

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

不下其將隨昱畱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

奔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眾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

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鐫胡侯鐫謂琢鑿之故以爲名昱弟憲武

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西北

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集解王補曰匈奴問漢求盧芳貪得財帛

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脫言其計故賞遂不乃立芳爲代王堪爲

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見本書南匈奴傳

代相林爲代太傅賜縵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
過託先帝遺體奔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曰是子孫之憂所宜

其誅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

革並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覲也覲望期於奉成宗廟興立社

稷是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眾賢

海內賓服惠及殊俗日肺附之故也肺附若肝肺相附若猶言親戚也

音梓府梓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附詩云如塗塗附注云附木皮也赦臣芳罪

加呂仁恩封爲代王使備北藩無已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

輯音才入反郭景純云古集字不敢遺餘力負恩貨負猶背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

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

南集解先謙曰今順天府昌平州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

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塞

芳甯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爲寇集解錢大昭曰郡國志不

載安定屬國然光武紀建武二十一年安定屬國胡叛桓帝紀永壽元年南匈奴叛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討之又隸釋劉寬碑陰有

安定屬國都尉孟扶可證也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

中有駿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

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集解先謙曰慶陽府環縣西有青山即此續志注北地參縣縣有青山乃遣

將兵長史陳訢呂忱云訢古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

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數

也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

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

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邵伯

不伐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曰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

之遠圖哉集解劉攽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周壽昌曰案明言此數子之所爲非有國之遠圖何嘗

不成文理劉氏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曰附假宗室能掘

添經字無謂

強歲月之間

揚強謂強梁也前書伍被謂淮南王安曰揚強江觀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集解先謙曰揚是侷之誤

其智略固無足曰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

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憚畏

也

贊曰天地閉革

革改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野戰羣

龍

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羣龍无首吉也

昌芳僭詐梁齊連鋒

梁王劉永齊王張步

寵負強地

據漁陽也

憲繁深江

起慮江也

寶惟非律代委神邦

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

反叛非用師之法故更代破滅委棄其神皋之國伏於光武也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十二

後漢書十二

後漢書集解卷十二 校補

王昌傳時趙繆王子林注景帝七代孫也

案注與光武紀注同然平干繆王元乃景帝曾

孫七代皆誤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邯鄲劉胡子等至

然則胡子非林

字也

案胡子為趙王庶兄已具光武紀集解故不贅及據聚珍木東觀記帝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狗牒馬隨故趙繆

王子臨說帝決水灌赤眉胡子立邯鄲卜者王郎為天子前漢

景十三王傳趙敬肅王彭祖再傳至孫懷王尊中絕宣帝以尊

弟哀王高紹封高傳子共王充充傳子王隱莽篡位貶為公胡

子常即隱之庶兄武帝時以親親故別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

千王傳子繆王元薨以前罪子不得立國除平干即廣平臨即

林也以林為即元子不曰故平干王子而曰故趙王子未如何

說然林與胡子之為兩人則甚明

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注識命謂知天命也集解蘇輿曰識命者謂

郎與命者郎中李曼卿相識至其所識亦各從其類耳

案昌許言趙后欲害之不得意以為殆有天命故章懷說識命為知天命即下文賴知命者將護朕躬亦當作如此說方台詐言之體雖此所謂郎中李曼卿與東觀記所謂侍郎韓公等者未知是一是二然郎中侍郎皆官也命者業也世必無儼然士夫而專以業名

者徵論乖立言之體史亦當無此書法矧古之星命家或名星者或名術者未聞有命者之稱周壽昌謂識命卽今所謂算命人固誤矣然猶與下文知命者同說也蘇氏乃就周意別白爲說以識爲相識之識王氏又從而和之邨皆忘此爲昌自詭告人之辭非史家紀實之語語出於史則謂方以類聚昌所識亦不過命者未嘗不可而年甫十二未必卽已爲卜相工仍可疑也今辭出於昌如謂人識已而將護之斯於辭不害若在己甫識一命者卽隨之浪游此不可告人之事何足惑人反不如並此識字去之
之爲得矣

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呂觀眾心

案袁紀當下有至字

南嶽諸劉爲其先驅注聖公光武

至

故曰南嶽諸劉也

錢大昭曰莽始建國

元年分四方爲四嶽故有南嶽之稱猶云南方耳隗囂傳云威命四布宣風中岳與此同意諸劉謂嚴鄉侯信安眾侯崇徐鄉侯快陵鄉侯曾扶恩侯貴等亦不專指先武疑注誤

遂攻柏人不下

至

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

張增曰柏人卽今順德府唐山縣鉅鹿在

其東南傳云東北誤

劉永傳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注西防縣名

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集解惠棟曰至章懷以西防爲縣非

也謹案惠氏引左傳杜注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說本續志山

有西陽侯國吳卓信謂今金鄉縣西有西防城本春秋宋防邑

隱十年敗宋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疑陽爲防之誤已見補

劉永傳注西防縣名二漢志無西防縣疑陽爲防之誤已見補

注攻西陽爲東平思王子頃侯竝封國明兒前書王子侯表固

不得指爲西防之誤而前志以西陽繫山陽郡之末西漢亦無其縣準以地望則

西陽當卽防東抑卽西防矣晉縣無防東蓋已併入高平國之

昌邑故杜注云然劉氏卽以漢昌邑當之未合也唐縣並無昌

邑蓋又併入宋州之單父故章懷注云然杜茂傳云時西防復

反迎佼疆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準以史家

得城邑曰拔之例指爲縣名亦似別有所本或莽廢漢諸侯國

之時嘗改西陽國爲西防縣以別於江夏郡縣之西陽後又轉

般淮陽太守

案太守爲潘蹇見光武紀

時平狄將軍龐萌反

錢大昭曰平狄蓋延傳作平敵

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注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

北集解先謙曰官本承並作丞當作丞

謹案建陽前漢東海郡侯國非縣後漢省丞亦

漢東海郡故縣然兩漢志均作承

襲取贛榆注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

案贛榆本前漢琅邪郡屬縣後漢改屬東海郡

在今海州贛榆縣東北

張步傳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

錢大昭曰伏隆使齊傳在

二年冬此云三年疑誤今案光武紀劉永立步爲齊王與步殺隆均在三年二月蓋隆本以二年冬往使以三年春被害此傳文蒙下步卽殺隆而受永命言之取與紀合非誤也

王閔亦詣劇降

侯康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王閔本事曰閔爲琅邪太守張步欲誅之閔出東武城門馬奔墜車折

齒闕心惡之移病歸府遂得免

閔屢諫忤旨

侯康曰閔忤旨事見前書董賢傳又有諫尊寵董賢疏並見漢紀

彭寵傳地皇中爲大司空士

士原諺事據錢按改官本不誤

盧芳傳居左谷中注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

張增曰今續志三水下但有劉

注云有左谷盧芳所居亦無右字

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

錢大昭曰時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故言三水屬國侯康曰都尉治三水縣

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見水經河水注

期於奉成宗廟

官本成作承

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爲寇

安定原誤爲安國據錢說故官本不誤錢大昭曰安國疑當作安定是錢所據本亦誤也

集解桓帝紀永壽元年南匈奴叛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討之

永

壽元年奐由議郎遷安定屬國都尉亦見本傳

又隸釋劉寬碑陰有安定屬國都尉孟

扶侯康曰蓋勳傳注引續漢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亦一證也

徙於冀縣注今秦州伏羌縣

伏原譌奉據齊志昔本不誤錢大昭曰奉羌屬本作伏羌是錢所據本亦爲伏爲

奉官本依監本又與閩本合也

周人之思邵公

邵官本文注均作召案古字通作

野戰羣龍注又曰羣龍无首吉也

官本无作無